

试论唐代邢窑的青瓷工艺

——以几件邢窑青瓷标本为例

□ 陈力子

一、前言

唐代陶瓷的发展格局素有“南青北白”之称,具体表现为以浙江越窑青瓷与河北邢窑白瓷制作工艺上的分庭抗礼。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南方瓷窑制作青瓷或只有北方瓷窑烧造白瓷。“建国以来的考古资料证明,青瓷、白瓷,南北皆有……”^[1]南方青瓷出现时间较早,且有越窑等名窑精品辈出,因而较多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相比之下,北方青瓷易被忽略。而实际上,北方烧造青瓷的历史亦不短。陈万里^[2]、冯先铭^[3]亦以河北景县北朝封氏墓及河南安阳卜仁墓等墓葬出土的北方青瓷为依据,肯定了北方青瓷悠久的烧造历史。《中国陶瓷史》一书中也提出青瓷生产由南方传入北方,推测北方青瓷始于北魏晚期^[4]。近年来,不少学者将目光投向北方早期青瓷的研究上,不少论文^{[5][6]}以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北朝至隋代墓葬出土的青瓷为依据,探讨了北方早期青瓷的烧造情况。

由于唐代白瓷的兴起,一般认为初唐时北方青瓷已衰落。邢窑在唐代烧造青瓷的情况鲜有被提及。一些专业书籍亦只在讨论唐、五代青瓷一节中

略微提到“北方烧白瓷的诸窑也有兼烧青瓷的”^[7]。笔者从接触到多件邢窑窑址出土的唐代青瓷器物与残片中可知,唐代邢窑产品虽以白瓷为主,实际上却从未放弃过对青瓷烧造工艺的探索。本文将挑出从邢窑窑址采集到的典型实物资料为主,对唐代邢窑烧造青瓷的工艺作简要的分析。

二、器形与烧造工艺

(一) 器形

笔者收集到的两件邢窑钵与高足盘,都是隋唐流行的瓷器样式。

1. 唐代邢窑青瓷钵(图一)

该钵高8厘米,口径16厘米,敛口,唇沿内卷,平底,深腹,胎质较为粗糙、硬且厚重,碗内满釉,外壁施半釉,底部露胎,釉色发黄,开细小纹片。钵内底部有三个支烧痕迹,由图四可见,此钵施化妆土,且有聚釉现象,聚釉处呈黑褐色,说明釉料流动性大。钵的造型整体古朴大方,有厚重感,通体无纹饰。

2. 唐代邢窑青瓷高足盘残件(图二)

该盘总高6.5厘米,足高5厘米,足底径7.5厘米,足心凹深3厘米。口沿微侈,腹折且浅,平底下有



图一 唐邢窑青瓷钵



图二 唐邢窑青瓷高足盘残件

喇叭状高圈足,底足外撇。胎质坚硬,通体施青釉,盘内和盘底各施一圈及多圈凹弦纹,盘身至底足上部施化妆土,釉色青绿,开细碎纹片。

图三为北朝青瓷器形图^[9]。

对比以上北朝青瓷器形图中钵和高足盘的造型不难发现,唐代的这两件器物,钵与高足盘在造型上是有对北朝青瓷的继承的。钵与Ⅱ式钵相类,敛口,腹微鼓,下腹斜收为平底,高足盘与Ⅳ式相类,高柄束腰,喇叭形圈足,底足外撇,与多数北方早期青瓷特点相似^[9]。

(二) 烧造工艺

1. 胎

邢窑青瓷的胎土与白瓷相类,胎色较浅,呈土黄或灰白色,而越窑青瓷的胎色深,呈青灰色。这跟南北方胎料的化学组成差别有关。北方瓷器 Al_2O_3 的含量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六以上, TiO 含量较高多为百分之一以上, Fe_2O_3 的含量低很少接近百分之二;南方胎料中 Fe_2O_3 多为百分之二以上, TiO 则多低于百分之一^[10]。因此北方胎土颜色多浅而南方多深;而瓷土内 Al_2O_3 含量的多少亦与其烧结后的致

密程度成反比关系,即氧化铝含量越高,瓷器胎质越粗松^[11],由此亦可见北方青瓷胎质不如南方青瓷致密。邢窑青瓷的胎质也较为粗糙,不如越窑青瓷胎质致密细腻。

2. 釉

邢窑青瓷的釉层薄,釉质流动性大,有积釉、聚釉现象;且器物胎釉结合不紧密,釉面玻璃质感较强,布满细碎纹片,钵与残片的釉色偏黄,只有高足盘的釉色较为青绿。南北两窑青瓷呈色的不同或与南北方主要使用窑炉形制不同有关,南方龙窑坡度长宜还原焰,北方馒头窑内能使火焰充分燃烧而生成氧化焰,故南方青瓷常呈苍青或翠青色,而北方青瓷往往青中闪黄^[12]。从此件邢窑青瓷高足盘的釉面看来,邢窑烧出的绿色与越窑虽有区别,但不失自己的风格,亦给人特别的审美感受(图四)。

3. 烧造工艺

邢窑青瓷碗残件与青瓷钵内底部均有三支钉痕,说明邢窑青瓷的烧造与白瓷一样,采用支钉叠烧的方式,由此也可证明邢窑烧造青瓷具有一定规模(图五)。

	钵	高足盘	盂
I 式			
II 式			
III 式			
IV 式			

图三 北朝青瓷器形图



图四 唐邢窑青瓷高足盘釉面



图五 唐邢窑青瓷碗残片

邢窑烧造青瓷也利用了施化妆土这一技巧,以冀其发色少受胎土颜色的干扰。

三、思考与结语

由对以上邢窑青瓷器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代邢窑青瓷的烧造并不成体系而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笔者推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于制瓷原料的决定性影响。北方土烧成的胎色不及南方土那般适合青釉的呈色,反而在排除釉料中铁元素的干扰后烧出了“类银类雪”的白瓷,南北方瓷窑各有所长,当时的社会上层对其质量上乘产品的需求,使得南北方瓷窑各有偏重地发展青瓷和白瓷。因邢窑主要受到来自官府订制白瓷的质量要求压力,自然将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白瓷生产中去,青瓷的制造或许只是偶尔为之,因此成功烧成的呈青绿色且质量上乘的瓷器少之又少。

虽然由于受到北方制瓷原料的限制作用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也在沿袭北方早期青瓷的工艺基础上,不断探索青瓷的制造工艺,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固然由于南北方瓷器质量而决定,但这不代表能够抹杀当时北方对青

瓷烧造工艺的研究与成果。纵观唐宋时期南北方制瓷业的生产概况,虽然由于时局变迁可能导致南北方瓷器品种的倾向性有所转换,但若仔细推敲,若北方从唐代开始青瓷生产便被白瓷完全取代,那么北宋开始,青瓷转向以北方为生产基地的现象^[13]定有其背后工艺传承的基础所在。笔者相信,即使是以白瓷生产为主流的时代,北方青瓷的工艺也一直处于不断的更新与传承之中。这一结论希望对于唤起陶瓷研究学界对唐代北方青瓷的研究,以及北方青瓷工艺传承的问题有些启发作用。

[1] 李辉柄《唐代邢窑窑址考察与初步探讨》,《文物》1981年第9期。

[2]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3] 冯先铭《略谈北方青瓷》,《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

[4] [7]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5] [9] [13] 刘毅、袁胜文《北方早期青瓷初论》,《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6] 申献友、季丽芹《谈河北早期青瓷》,《文物春秋》2003年第4期。

[8] 张增午、李向民《晋冀豫北朝青瓷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10] 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年第2期。

[11] [12] 蔡毅《略论南北方青瓷之异同》,《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物学硕士研究生)

(上接 41 页)

[1] 史清君《平乡大观圣作之碑》,《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

[2] 高英民、刘元树、王国华《赵县文物与古迹》。

[3] 傅山泉《河南新乡石刻综述》,《华夏考古》2009年

第3期。

[4] 李新辉《新乡市大观圣作之碑》,《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

[5] 姚香勤《〈大观圣作之碑〉与宋代教育制度》,《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5月。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